

巴厘：意如香

一驾马车碾碎月影踏过晨霜，苦旱逢甘雨，千岛沐浴春风中。

2010年虎年春节特别红火，许多商场张灯结彩，年节礼品琳琅满目，庙宇里的舞龙舞狮更是热闹非凡，善男信女进香许愿，络绎不绝。华社的春晚节目搞得红红火火，千姿百态的文艺演出，一场紧接一场。好些地方更是闹到元宵十五，爆竹响通宵，焰火洒满天。华族习俗受到了当局与主流社会前所未有的尊重，有些街市与教堂里也是灯笼高挂，布置成鲜红的春节色彩，处处为春节贺年。兄弟族群参与其盛，政府高官穿着红彤彤的唐装，给华人“恭喜发财”拜年，盛况空前热烈，热热闹闹，是十年前想也不敢想的大变化啊！

李丰盛与老伴许佩琳坐在沙发上，他们兴奋地收看激动人心的中国春晚节目，白发苍苍的李丰盛，微驼的脊背，拿起一块年糕慢慢品尝，许佩琳端庄庄重的脸露出笑容，倒了一杯龙井茶递给老公：“喝点茶吧，小心年糕噎住了。”

两老相依为命，退休下来，把店务交给刚从北京进修回来的男儿经营，两老都把精力关注在华社团体的活动上。李丰盛品尝着龙井茶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大众三语学校明晚的春晚节目，我得准备些相关资料。”

他起身到书房去，毫耄之年，犹如梅花铸就傲霜骨，风姿不减当年勇，庆幸于印尼的华教，经历32年的封杀后，如今又焕发生机，在印尼各地复办起三语学校来，华文华语开始复苏了。想起过往的心酸岁月，不能同日而语了。他不由地拿出封尘多年的日记本，一页页翻看起来，不觉呆在书桌旁，陷入了无限感慨的回忆中……

1965年12月，山风起处，叶落纷飞，千岛星空一片阴霾。

中华学校课堂里，风神俊雅的李丰盛老师，正在给同学们讲解印尼历史，他把近来发生在首都雅加达的“9-30事件”扼要讲述了一遍。最后他说道：“同学们！这是印尼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政治大屠杀，我们印尼华人的处境将会是令人担忧的，希望同学们都要做好思想准备……”

李丰盛老师忧心忡忡的讲述，使得课堂里的气氛悲怆严肃。同学们都屏气敛息，不吭一声。大家都预感到今后印尼局势的严重性，不知所从的恐惧……

李丰盛与许佩琳原是从

浴火重生 (短篇小说)

棉兰到小岛上教书的年轻教师，两人是初恋情人，血气方刚，心不外想，双双献身于弘扬华教的事业中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变迁，老师们都不知所措，许多地方侨领也都面临这生死攸关的抉择中，悄悄地求安，为求生存，纷纷寻求自保远离他乡而去。李老师说：“今年假期，我和许老师要回棉兰去，希望同学们多多保重。”

下课了，同学们围着李老师说依依不舍，李丰盛双手挽着同学们，语多勉励，内心深处有着太多的感慨，在小岛教书已经三年了，小岛上淳朴的民风与学生家长的热情，他早已下定决心要在这里终身教书，不想形势逼人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局势的发展越来越险恶了。这时小岛上又来了一批红帽军人，开始清洗左派人士，一批又一批的左派分子，双手捆绑着被押送到码头，又用小汽艇带到一个野猪岛去，据说都被乱枪处决了。

小岛上人心惶惶，大家见面都不敢多谈。李丰盛与许佩琳焦急地等待船期，那时一个月才有一趟船期，好不容易等到来船，他们迫不及待地急着要登上汽艇，尽快离开那令他们魂牵梦萦的伤心地，向棉兰方向而去。在等待船期的难熬日子里，心里都有不祥之兆，军人政权严禁华文书报，他们把带不走的书籍，一本一本焚烧掉，有《红岩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等等。许佩琳手里翻到《红楼梦》，疼爱地犹豫说道：“烧掉？太可惜了”

“留下吧！”李丰盛不舍得，也顺手取出一本《大众哲学》。

《红楼梦》与《大众哲学》，这两本书就成了他们往后三十年来仅有的华文书籍。许佩琳小心翼翼地用衣服把两本书，层层包裹起来，塞入皮箱里。那不得不焚烧华文书的那一幕，以及收拾行李时不小心把一个珍贵的清代青花瓷，摔落地下粉碎了，成了李丰盛与许佩琳挥之不去的心灵创伤。

12月30日，终于如愿登上汽船，如释重负，松了一口气。汽船破浪前行，向着亚沙汉港驶去。入夜，佩琳秀丽的圆脸若有所思，依偎在丰盛怀里，遥望远去的小岛，思绪杂乱，三年的教书生涯，使她更具文化素养，与李丰盛的情感更亲密了。迷迷糊糊地在丰盛怀里睡去了。

“琳！醒来！醒来！你看……”

丰盛急急摇醒佩琳，汽船已驶进亚沙汉河口，天色蒙蒙亮，佩琳一眼惶怍突然看到河里漂浮着无数的尸体，不觉心里一惊：“啊！……”

她紧紧依偎着丰盛，心里扑扑跳。整船人都惊呆了，一具断头断手的魁伟尸首，搁浅在红树林旁，被河浪冲得摇摇晃晃，另一个女性裸体尸体在河中急速漂流，全船人鸦雀无声，佩琳扭转头，不敢再往下看……

终于抵达亚沙汉港，乘客鱼贯冲出，李丰盛与许佩琳也急急领出行李，叫来出租车，向棉兰方向而去。沿路不时有军车载着一群暴徒，一路喊打喊杀，不知那一家又将惨遭毒手遭殃。时值椰风蕉雨，热带雨林加上政治风暴席卷而来，风云变幻，雷雨交加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……

李丰盛回到母校，被安排任教初中部，许佩琳被分配到小学部教书。他们倍感欣慰，与众多尊敬的师长在一起，心里更踏实了。只是总安不下心思教书，此时局势更加动荡，老总统苏加诺已被赶下台，苏哈托将军篡夺了总统宝座。1966年3月，军人政权下了一道禁令，封闭全国的侨团与华校。

1966年3月26日，母校被一群暴徒在军警庇护下，强行霸占了。和许许多多的华校教师一样，李丰盛与许佩琳顿时失业了。生活上没了着落，一时间都陷入了无所适从的苦闷之中。儿女众多的陈老师，只好由师母盘点做些糕点，每天早上，陈老师破帽遮颜，双手拎着两个竹篮子，带同一个幼小的儿子沿街高声叫卖：“肉包！烧的肉包……”

林老师更不得已到一家赌馆里充当收银员，权且维持一家生计，见到熟人忙把头低下来，老师们个个心情不安地度日如年……

许佩琳获得好同学帮助，到她家当车衣工，学习裁缝，暂时稳定了下来。李丰盛也得到开设杂货店的同学协助，每天凌晨到杂货店里领取两百粒鸭蛋，和售卖木瓜、椰子油的王老师结伴，带到汉口街早市巴刹销售。因是单身汉，得过且过，没有太多顾虑。师生们都能互相关照，经常被学生家长留宿吃饭。

当时老师们经常聚在一起，谈论时局，大家最担心的是，学校被封杀了，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成了老师们最关注的课题，为了不让华文断层，

大家决定开展家教，组织学生补习小组，也得到家长们的支持。每天工余，大家都分头开展补习工作。佩琳也负责两里组的学习小组，天天补习忙。

不想，局势的发展并不以个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，军事当局断绝了中国的外交关系，颁布了更多针对华人的严苛禁令，取缔华文，禁止华族习俗，实施改名的同化政治，暗探四处监视华人行动，终于发觉有华文补习活动，许多老师都被敲诈勒索。一天，许佩琳旧给学生补习，竟被两个暗探跟踪了进来，二话没说，就把书桌上的补习课本抢在手里，许佩琳急了，灵机一动，大声喊道：“Rampok！强盗……”

佩琳的高声大喊竟然把暗探吓呆了，放下书本拔脚就跑。学生家长也赶紧把佩琳引出后门脱险了，真是一场有惊无险的经历。可是李丰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一星期后，丰盛刚从早市归来，几个暗探就冲进宿舍，把李丰盛给学生的补习课本，全部没收，并把李丰盛强行押上警车，带到警察局。一个横眉鼠目的警官拍着桌子骂道：“这封信是寄给你的地址，你的书都是华文禁书，你是红色危险分子！”

李丰盛打开那封信，原来只是从香港寄来的明信片，一个红底“福”字，丰盛哭笑不得，那警官咄咄逼人：“红色支那字，就是红色危险分子！”

两个警卒把丰盛押进牢房里，里头阴森昏暗，好像关着几个囚徒。待丰盛慢慢适应了暗灰的光线，才发觉关着两个华族小孩，顶多是十三四岁。

“叫什么名字呀！犯了何罪？关多久了？”

“我们没犯罪！我叫苏志宏，弟弟叫志强。我们只是在家里补习英文。”

“好啊！天理何在？华文学华文与英文都会犯罪，成何体统？李丰盛愤慨万问问道：“还敢补习华文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致？我们是华人，一定要懂得华文华语。”苏志宏高声说道。

“好孩子，莫哭，别怕！我们坚持在家学华文，讲华语，华文华语绝不会灭绝的！”李丰盛鼓励着孩子，更坚信了自己的民族信念。

九十年代初，他们举家搬迁到瓜哇岛。1998年，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，印尼政局更处在政治大动荡之中，反苏哈托军人政权的风暴处处席卷。为了转移视线，军人政权导演了一场震动世界的“5-13排华大屠杀”，雅加达街头到处烧、杀、抢、奸，惨绝人寰，华人的命运如惨祸飞来，许多华人妇女被奸污后屠杀，弃尸街旁……

这时候，局势更加混乱了，市区里到处发生排华骚乱，打、砸、烧、抢，杀死了许多人。

“盛，我们还是……”佩琳心绪不安地对丰盛唠叨着。“别说了！我知道你想回故乡……”

丰盛答应着，就这样他们暂回佩琳父母家K镇去。后来征得家长同意，70年代，他们成家了，在小镇里开了一家成衣店，维持生计，一晃二十年，育有一男三女，沿用华文名字，也采用印尼名。在小地方只有就读国立学校，但在家里他们坚持替子女补习华文。这时期，市面上完全没有华文书报，他们唯有仅存的《红楼梦》与《大众哲学》，成了他们弥足珍贵的华文读物。后来他们通过港口华人船员，从新马把华文报当废纸带回来，这些新马报刊，读之爽神，竟成了丰盛与佩琳慰藉苦闷心灵的最好精神食粮。

热带旱季酷热无比，农田龟裂，炎阳把绿茵暴晒成枯黄的草垛，奄奄一息了。一天，读小学的儿子哭哭啼啼回家诉苦：“妈！我不要上学读书了，我只和同学在校讲一句华语，就被人吐口水，还被老师处罚洗刷厕所，在烈日下罚站了半天。妈！我好口渴疲惫啊！我不上学了！”

佩琳搂着孩子，悲痛万分，我们华人寄人篱下，缝隙求生，何时才到头啊！心里针刺一般，一种尊严受损的耻辱，只觉鼻中酸楚，自己的民族语言，得不到合法使用，是多么悲惨的歧视行为！国立学校还特地每逢春节节，就举行大考，不让学生请假过春节，轻之记过，重则开除，何来人道公理啊！愁绪万种，丰盛与佩琳都陷入了无可名状的苍凉心境中，许多看不惯的歧视烦恼事，一重不了一重添，只好忍痛默默忍受着。

“好小子，莫哭，别怕！我们坚持在家学华文，讲华语，华文华语绝不会灭绝的！”李丰盛鼓励着孩子，更坚信了自己的民族信念。

九十年代初，他们举家搬迁到瓜哇岛。1998年，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，印尼政局更处在政治大动荡之中，反苏哈托军人政权的风暴处处席卷。为了转移视线，军人政权导演了一场震动世界的“5-13排华大屠杀”，雅加达街头到处烧、杀、抢、奸，惨绝人寰，华人的命运如惨祸飞来，许多华人妇女被奸污后屠杀，弃尸街旁……

“好小子，莫哭，别怕！我们坚持在家学华文，讲华语，华文华语绝不会灭绝的！”李丰盛鼓励着孩子，更坚信了自己的民族信念。

九十年代初，他们举家搬迁到瓜哇岛。1998年，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，印尼政局更处在政治大动荡之中，反苏哈托军人政权的风暴处处席卷。为了转移视线，军人政权导演了一场震动世界的“5-13排华大屠杀”，雅加达街头到处烧、杀、抢、奸，惨绝人寰，华人的命运如惨祸飞来，许多华人妇女被奸污后屠杀，弃尸街旁……

“好小子，莫哭，别怕！我们坚持在家学华文，讲华语，华文华语绝不会灭绝的！”李丰盛鼓励着孩子，更坚信了自己的民族信念。

九十年代初，他们举家搬迁到瓜哇岛。1998年，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，印尼政局更处在政治大动荡之中，反苏哈托军人政权的风暴处处席卷。为了转移视线，军人政权导演了一场震动世界的“5-13排华大屠杀”，雅加达街头到处烧、杀、抢、奸，惨绝人寰，华人的命运如惨祸飞来，许多华人妇女被奸污后屠杀，弃尸街旁……

但这场政治大风暴，权力斗争白热化了，最终导致了苏哈托倒台。印尼接连换了好几任总统，在多元理念的瓦希德与梅加瓦蒂总统任内，终于正式废除了旧政权强加给华人的许许多多歧视条例，华文华语解禁了，春节被法定为公共假日，华人可以公开庆祝春节，欢度农历新年了……那暗无天日的排华苦闷日子，终于熬到了尽头。

李丰盛把日记本合起来，伸了伸懒腰，大大呼了一口气。华人的风雨家园，都挺过来了，华族传统文化复苏已展露曙光，往事不堪回味，流逝的时光，像离枝的黄叶，永远吹落了。逝者无痕，来者可追。环视印尼各地，三语学校纷纷创办起来，后来苏志宏与苏志强还被华社选送到北京进修华文三年，掌握了中、英、印三种语言，学成回来后，被安排进光明三语学校任教，成为了当地弘扬华文的翘楚，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作用。丰盛与佩琳的儿女也都进修华文，都学有所成，让华文华语能够在华人家庭里得到很好的传承。他们并把华文融和在族群文化中，自觉融入主流社会，为中华文化发展成为印尼文化的组成部分，不懈努力着，还积极参与议政，大有作为。

李丰盛想到此颇感欣慰，回望那欲哭无泪的年代，经历32年的封杀，到如今复苏，不就是华文华语在印尼千岛大地上浴火重生的写照吗？事不避难，知难不难。李丰盛微显皱纹的嘴角漾起了一丝笑意，心里头有说不出的酸楚味，梅花香自苦寒来，一时兴起吟唱起程秋白的诗：“寂寞此人间，且看身无主。眼底云烟过尽时，正我逍遥处。花落知春残，一任风和雨。信是明年春雨来，应有香如故。”

他仰起了头时钟正指着凌晨一点正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睡吧！明晚三语学校的元宵春晚节目，我们还是特邀嘉宾，据说将颁发‘功劳奖状’给我俩呢！”李丰盛打着呵欠牵着佩琳就寝去了。

许佩琳躺在床上，彻夜难眠，心里喃喃吟诗：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，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，俏也不争春，只盼春来到……”

虎年春节来临，千岛大地迎来春天了吗？居安思危，曾经的心血滴滴，莫忘历史，她失眠了，等待黎明曙光的人们，彻夜难熬啊！

东方破晓，一驾马车装满历史记忆的尘埃，蒙蒙夜色中，疲于奔波……

(本文曾于第四届印华“金鹰杯”短篇小说比赛获得季军奖项，创作于2010年春。)

椰風星雨

■ 本报评论员：余凡

今年2月14日举行的印尼2024年大选已过去一个月了，但因快速计票(Quick Count)的电脑系统及结果引发争议，群情汹涌。推动了国会“询问权”(Hakangket)的建议和连串示威；民众关注实际计票的进展，对期间发生的任何问题都竭尽全力追究。

《点滴网》(Detik.com)于3月3日报道，当普选委员会(KPU)的计票工作仍在进行，一号总统候选人阿尼斯(Anies Baswedan)对计票指数显示印尼团结党(PSI)得票率升至3.13%的报告表示质疑。他说：“这需要人民的关注和监视，我在大选前就说过，大家要到投票站并观察。如今是全体民众监督的时刻，因为违法最怕公开透明，没有违法者敢于面对。”“如果属实，所得的票数应该受保护。但是如果是假的，那么得票率不可以被虚报。我国的选举

应该成为光荣的民主盛事，而非蒙羞的选举。”

阿尼斯警示别让违法行为使本届大选无效，直点PSI总主席凯尚(Kaesang Pangarep)是佐科维总统的亲儿子。“发生如此的事件将影响全局，会使民众失去对本届大选的信心。”“政府机构必须负责依法办理，即使其党魁是总统的儿子也不能违法。”

团结党顾问团副主席伍小惠(Grace Natalie)于2日曾为该党得票大增的情况发帖澄清：“到今天为止，还有约7000万选票还未审核，而这些多数在佐科维总统支持者的票仓，PSI当然获得很大的优势。”她也反问那些质疑PSI的传言，没有可靠的证据？

普委会专员依达翰(d-Ham Holik)在其办公室回答PSI得票率升至3.13%的提问时说：“在民主国家，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，良性的评论是根据事实和资料。Sirekap电脑资料对民众公

开，其中附夹投票站C表格页面(plan)为证据的照片。”他呼吁民众别只聚焦于电脑系统Sirekap的相关数据，也要关注网上的“表格C”是否同步。

印尼CNN网近日报称，中爪哇省Surakarta市普委会宣称2024大选计票工作已完成，斗争民主党(PDIP)夺第一，遥遥领先第二的福利公正党(PKS)，让人惊讶的是PSI竟能超过大印尼党(Gerindra)，获得第三名，专业党(Golkar)第五，使命党(PAN)排第六。

此外，梭罗(Solo)的总统候选人点票工作已经结束，全体普委会成员表示赞成并通过，二号组合普拉波沃-吉布兰的证人也已签名，但一号及三号组合的证人还拒绝签名。

《亚洲周刊》刊登雷铂逊《印尼新兴政党异军突起》党魁伍小惠支持佐科威路线》的评论说道：“官方还在为同日举行的国会选举点票，至截稿前只点了不到七

成选票。印尼国内还在密切追踪官方点票结果，却发现印尼团结党(PSI)在国会选举中“异军突起”，当中暗藏玄机，反映‘后佐科威时代’中印尼政治版图的变动。”

团结党在快速计票中只获约2.6%选票，但官方普委会的动态计算结果显示，PSI得票率在数小时内升至约3.1%，距迈入国会的4%只一步之遥。远超出所有民调计票结果，引发计票舞弊的猜想。被团结建设党(PPP)及一号总统候选人阿尼斯公开质疑后，PSI得票率突然被“冻结”在3.13%的位置，仿佛真是顺应民意风向而被操纵一样。

《罗盘网》于3月9日报道，由新开放公司(NOWC)征集上亿民众对“世界七大奇迹”的意见，印尼的古迹没有上榜。有人戏言，应把坐落在雅加达的“普选委员会大楼”列入“七大奇迹”的候选提名。理由是，普委会

所倚重、炫耀的电子重述信息系统(Sirekap)成了“奇迹”的源泉，能让PSI的得票率突然飙升。不料，Sirekap电脑程序竟存在那么多可以被操控者利用的漏洞；当专家的警示及计票的纰漏摆在眼前，普委会才“醒悟”，并于3月6日紧急停播了在其官网发布选举得票率的图表。

国内舆论哗然，PSI所获得的选票“颠覆”了快速计票的结果，之前根据罗盘研究室、政治图表(CP)在内的六家民调机构的测试，印尼团结党的支持率不超过2.8%。

很多专家表态，Sirekap系统必须接受法政审计(Audit forensik)，以便确实了解是否发生技术故障(malfungsi)？是不是系统程序的“先天不足”？或是为了某方利益而“故意为之”？Sirekap系统的调控中枢为何设在国外？普委会不能再敷衍了。

地方人民代表协会(DPDP)开始行动，组织2024

大选弊端特别委员会(PK-KP)。此外，反对阵营内五个政党的“战狼”建议，国会“询问权”不应只针对二号组合普拉波沃-吉布兰胜选的“缺点”，针对PSI选票的异常。“询问权”应成为国会对政府在战略工程、民生事业、国家利益方面执行、绩效的问责权，避免有违反宪法的情况发生。

《罗盘网》于10日称，面对各界的质疑，印尼团结党坦承今年支持率的猛增具备很多因素，该党顾问团副主席伍小惠在受访时公开肯定PSI得票率能超过4%，而进入国会殿堂；毫不讳言将推动凯尚角逐雅京省长宝座。大家可以上网搜索，仔细阅读。

团结党是由一批年轻人于2014年创办的小政党，短短数年，其声势就盖过一些老政党。然而，他们在初期宣传的高调，后期异常的“高票”，让国内百姓心中“纠结”。

